



青草地

2020.10.20 星期二

新闻热线：86221563
投稿邮箱：qcd0576@163.com
温岭日报社 合力
温岭市教育局
国内统一刊号 CN33-0106

曙光拾贝》

拂去时光的面纱，潘郎老街夹着岁月的沧桑扑面而来。

虽不曾生于斯长于斯，但一直和潘郎情深缘注定！

汽船马达的轰鸣一路相伴，载着儿时的我来到了这里——潘郎船埠头。船埠头就在老街的边上，那里四通八达，交通便利，我的姨妈家就在埠头旁。姨丈开了一家烟酒百货店，街里街坊的都叫他老蔡，本名反而都不叫了。

每逢农历五、十集市，一条短短的老街就热闹非凡，卖菜的，卖鱼的，挑担的，把狭窄的老街挤得水泄不通，吆喝声，叫卖声，拉车声，戏闹声，汽笛声……在老街的石板路上欢快地飞扬，浓浓的商业气息在发酵、升腾，惊艳了四周的集镇。要知道，很久以前的潘郎是温岭的大镇，和箬横比肩，仅次于温岭城区。姨妈和姨丈一整天都忙得团团转，一会儿有人说：老蔡，给我来条烟！一会儿又有人喊：老蔡，老酒来一瓶！一会儿又有人急急而来：老蔡，快帮我称一点绿豆糕，快点，汽船要开了！

街的西边就是著名的牛场

头，猪牛交易特别兴旺，每逢集市日，来自永嘉、大荆、洪家、秀岭、北岸等地的猪贩就云集潘郎。老人们都说：潘郎的猪，在台州六县都是有名的。潘郎就靠着这一条鸿溪河，街市兴旺，如日中天，闻名遐迩。不过，小时候的我是不知道这些的，我只晓得姨妈家有吃不完的零食，我总会摸着滚圆的肚子直嚷着吃不下饭，老街里有很多稀奇好玩的东西，走上一圈，恨不得自己是财主，看中就买回来。汽船埠头修得特别大，迈开步子一跳，就稳稳地到了岸上。年少的时光随着清风明月渐渐远去，再回首已是模糊一片，只有零星的几个片段，如鸿溪水一样泛着淡淡的光。

后来的一切都在我的读书求学中日转星移，和潘郎再续前缘时，已是世纪末。我站在了潘郎中学的三尺讲台旁，成了一名人民教师。也是在那一年，姨丈在阵阵哀乐声里被葬在了茅头的山上。于是，潘郎街无人不知的老蔡在无数个日升日落中被渐渐遗忘，就如老街一样。

不知什么时候开始，潘郎建了新街——南新街，中大街，兴潘路——菜市场，小商品市场，小超市，各式各样的商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姨妈家也搬到了新街，老街于我只是记忆中一张泛黄的照片，压入角落，任凭尘埃堆积。

前几年，学校组织去老街尽头的敬老院看望孤寡老人，



大溪四中 卢群芬

我们打老街走过，熟悉而陌生的老街早已不是当年模样。破旧的房子，狭窄的街道，稀少的行人，走着走着，时间似乎在这刻凝固，繁华落尽，只余风穿过空荡荡的街道。我站在无人的石板路上，无尽的凄凉和孤寂在胸口弥漫。潘郎的老街啊，早已无人问津！昔日人满为患的商埠，终究繁华不再。一路走来，古老的房子，门口满是皱纹的阿婆，宝相庄严的佛像，蚕丝被的手工作坊，在日光的迷离中，我仿佛看到了姨妈家的杂货铺，整齐地摆放着各种商品，姨丈正衔着香烟和姨妈一起忙碌着，不时有外地来

的人挎着篮子挑着担子从船埠头涌来，比肩接踵。我也夹在人潮中，走向人声鼎沸的潘郎街。可是，走着走着，他们都不见了，不见了！街的尽头，我停下脚步回望，这条年少时熟悉的街道，终于在今天让我感到迷惘。

这是我姨妈家的老房子，这里曾是她家的店！我向同事介绍。我们如看老电影一般地走过了老街，也走过了那些远去的时光。似乎随着姨丈的离开，姨妈新家的落户，菜场的搬迁，新街的崛起，忙于工作的我就少有涉足了，尽管咫尺却天涯（我工作的学校离老街很近）。

那次回来后，我把老街放在了心上。我在课堂上讲老

街，我带学生过来看望老街，在校本课程里写着老街，作为新潘郎人的我，曾见证过老街的繁华，也为它的落寞而感怀，可是孩子们却不知道，这怎么可以呢？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，潘郎老街的前世今生应该有人记住！

翻开《太平县志·叙水》，我们知道：潘郎桥，烟火万家，枕山之市——潘郎盖道之，桥其所建。原来，真的有人姓潘，人称潘郎，潘郎因桥而得名，因水而兴。不仅如此，我和孩子们还了解到了大溪当地的民间传说，关于富家公子潘郎和女尼陈度娘的凄美爱情故事。

我们还用脚丈量了一水三桥（潘郎桥、元家桥、陈大娘桥），站在桥上，看着粼粼波光荡漾，讲着属于潘郎的故事，孩子们的眼睛看到了书本里没有的东西，那是乡土的气息。

时代在变迁，老街在岁月的长河里慢慢褪色，可能有一天终会湮灭，但是，鸿溪河会记得，南嵩岩会记得，风会记得，雨会记得，你们和我们也会记得。

我们都是诗歌里的意象。莫君留起了长发，恣意洒脱；老屋滔滔不绝地叙说自己年少的傲骄；能饮一杯不，不知饮了几杯，醉倒着鼾声大作，他本来是今晚活动的主持人；

诗歌王子一手举杯，一手敲击手机键瞬间完成一首接一首的诗；阿根喜欢用香烟下酒，一杯酒下去，一圈烟雾吐出，半眯的眼神里满是诗意；觉点喝微量的酒，帽檐下的眼神里带着忧伤，也许画家都是内心澎湃而表象冷色调吧；牧童用相机捕捉每一个细节，他是个憨厚朴实的人，不管经受了什么，始终对生活充满热情，有几位女性或团坐，或独坐，或私语，或无言，她们平静地看着海面，但她们的心思一定如海底世界一般丰富。有人说，月亮在山后刚探出头，不知何时它的清辉能洒向民宿小屋。有人说，我哪怕是抱着被子在外面坐到半夜，也一定要等到与月亮见面和对话。

夜渐深，觉点催我去穿上外套，说这海风容易侵袭身体，尽管我这体格不穿外套也能熬得住。确实有些凉，我感动于他的细心与温暖。明天一早，觉点要画一幅杨柳坑山海图。此刻，灯火黯淡了许多，杨柳坑的山海在皎洁的月光里煞是静谧。

遇

市三中东部校

龚铮

到杨柳坑的聚会点，我就回家，但我也没有跟阿公说，任凭他满怀期待地等着。

我向群里几个朋友打了电话，无一回应，或许他们正忙着。看来，我确实要回家了。夕阳挡在大山外，我在山的背光面，夜幕从天际铺开。我思忖着用一句合适的词向阿公告别，不负他痴痴的等候。

往山上走，@丽山。微信群里的画家觉点跟我打招呼。心里顿然踏实。我向阿公挥了挥手，阿公善意地憨笑，张着缺了牙的嘴，很是和蔼。我想，如果找不到队伍，我或许真该寄宿阿公的旅店，与阿公把盏问月，听他讲述年少的天真，青春的梦想，还有他的爱情，他的渔船，一定是一件乐事。

车子以一挡的龟速盘旋着爬上山，幸运没有车迎面下来，脊背一片虚汗，好在只有两三百米就到了山顶。

红太阳，妈妈，快看红太阳。

稚嫩的童声喊起。一轮硕大的红日在灰暗的海际缓缓落入孤岛之后。孤岛前，几叶渔船在轻波低唱里悠然而行。杨柳坑果然是看落日的佳地，无遮拦的海、天、日全在眼前。我的手机拍不出夕照的美，轻风，微浪，红霞，渔船，以及空气里的鱼腥味，都在流淌，不如将它们嵌入心底，慢慢品赏。

文友将我带到约定的民宿，迟到的人也陆续来了。

黑夜吞噬了残阳的最后一丝红光，风来，便有了凉意。女人们最敏锐，迅速裹起了外套。男人们喝着酒，讲起乡土故事，即兴作几句风趣的诗，笑声迭起。今晚的相聚，诗歌爱好者居多，因此，酒杯里的思维也就更活跃。

民宿在小山的西面，不适合赏月，脚下大海里的渔火星点点，远处灯光闪烁，有人说这是相邻的地市，咫尺天涯。中秋夜，说好了晚上一起赏月，唱歌，诵诗，可是，有了故事，有了酒，有了海风荡漾轻舟，有了欢笑，赏月与吟诗便不再显得重要。生活本来就是一首丰富的诗，